

律
疏
禮
書

續東國圖志

鶴山題跋卷之四

跋虞秦公棋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虞秦公其葬也秦公爲銘其墓且親爲書府君爲人不問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曾孫仲攜以相示因嘆前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爲苟作今公之聞孫剛簡率用是說蓋遠有端緒云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謂籛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
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間語雖當時
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
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
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況於它邦以及後世
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訓子孫惟
今棘卿楊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約之於身而曰

方信羸金非所樂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亶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熙十六年因天中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山之役至二十年移水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殿豫章之命則大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卽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

崔山是跋
二
槩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故云乎哉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廣漢趙燮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爲語孟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

參訂舛訛亦云麓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爲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衢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弗顧者今趙君爲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克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榮如沖靖史氏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竇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庶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加于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猗其盛哉雖然理所謂如執玉如奉盈

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
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常
其知此矣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闢見此意至華山
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祕一再傳而爲邵子建圖著
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
萬事皆生于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

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
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死而失其
傳迨漢上朱氏及朱文公蔡元定始申其說吾鄉
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氏說爲通變經世諸
書故今鄉父兄往往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
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
所質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
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

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合極復分畫
而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義文孔氏之
祕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爲二圖以釋其義嗚呼
是區區者奚所爲而然哉身旣隱矣明旣喪矣非
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反覆參驗
以求之心凡以自明耳矣余旣不及與柳君接其
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欲言於君者
皆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旣以恨恨又嘆夫世之有

志於學而不見知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卿爲銘其墓振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美愛錄者亦旣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隊考志焉茲其爲稱美愛錄也不旣多乎尚懋敬之

跋游景仁伯所藏裴紹業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舍是則亡以爲信
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特
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
告耳然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
從木而平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爲口書不從
者而其下爲日如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失真
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極工而此獨
不合當闕之以伺知者

衛口是跡
六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東

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迄顯德己未上下凡
千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送則邵子年五
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
鄙夫亦以謂失之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答
之也前輩講學不倦聞善相告聞惡相規若此用
能進則有以尊主庇民退則有以扶世立教也

賜潞京恤刑詔書

猗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之所以
治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永命之張本也熙
寧始更舊制紹聖又以元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
挾其私意壞法亂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後之知治體者寧無告于吾君而復
行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已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

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邪先生雖不爲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心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爲斯世治理之助其爲公卿不旣多乎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

造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
特秦伯鎮鄭楊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
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
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邪
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
人之得其傳彼沈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旣不足以
語此邵子文亢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汗
者也